

機器翻譯之生產及消費 ——由解構主義觀點論析

史宗玲

本文試從解構主義「去中心論」(de-centralization)及「差異之操弄」(a play of difference)之觀點來探討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MT)生產及消費過程,同時針對其正反面解構現象,提出個人評論。本文引用解構主義「作者之主體性消解」的概念來討論「機器譯者之權威性泯滅」的類比現象,此意味著MT系統之譯者只是語言轉換之仲介者,並不呈現任何個人風格,或僅能呈現一種機械化風格。此外,由於MT譯文經過不同使用/消費者解讀、加工及改製後,就如同解構主義形容文本經由不同讀者詮釋後,其形式及意義將產生更迭或「延異」(différance)之現象。再者,MT譯文之生產可透過借用已庫存譯文及其他使用者/譯者補充譯文之過程,突顯其翻譯之「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及開放結束(open-ending)之現象,也呼應了解構主義之「書寫文本」概念,並打破作品之獨立完整性。談及MT之正反面效益時,作者由MT系統置放於網路上供大眾免費使用之現象,以揭櫫其自主參與、差異追求及多元開放之正面解構觀;另一方面因為MT之誕生衍生了前MT編輯之控制性語言及後MT編輯之翻譯腔語言、大眾科技迷思及翻譯著作版權等議題,為我們帶來語言混亂、角色錯置及責任歸屬等負面之解構觀。至此,試問MT是近代翻譯史上的福音(boon)抑或詛咒(doom)?恐怕在解構領域裡,只能找到暫時休止的「分號」(;)答案。

關鍵詞：MT、解構主義、譯者之死、延異、互文本性、正反面解構觀

收件：2008年1月3日；修改：2008年7月7日；接受：2008年7月7日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 De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Chung-ling Shi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MT), and explor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from a de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I describe the deprived authority of the MT system using the deconstructionist concept of the author's de-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n addition, I pinpoint that the translation produced by the MT system may create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end product through user/consumer appropriation, revision and editing.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MT text concurs with Derrida's concept of *différance*, suggesting the generation of multiple textual meanings a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readers' interpretations. Most significantly, MT's retrieval of data from existing translated texts and supplementary user edited texts reflects the feature of inter-textuality, break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unique, complete text and translation.

M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a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positive viewpoint suggests that the free online MT systems are open to diverse users/consumer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revealing the spirit of diversity and democracy. Nevertheless, MT use initiates the production of new languages such as controlled language (pre-MT editing) and post-MT edited language. The long-term use of these languages might make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atural/formal and artificial/informal languages. Also on the negative side, some MT users mistakenly identify MT as a potential substitute for human translators and MT use involves certain copyright problems. Whether there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there can be no definite answer to the query of whether MT is boon or doom in modern translation because MT already exists and can't easily be banished from daily lif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s: MT, the de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différance*, the death of the translator, inter-textuality, positive/negative impacts

Received: January 3, 2008; Revised: July 7, 2008; Accepted: July 7, 2008

壹、緣由與背景

1968 年法國學生運動席捲歐洲，學生與工人團體爲了對抗政府及教育機構之獨裁主義，乃走上街頭與警察、軍隊攻防；在一片迷思混亂中，這場鬥爭終究失敗了，但在街頭被衝垮的學生運動，卻於激情平息過後，轉入地下，進入語言領域，帶動了解構主義的興起（Eagleton, 1983；鍾嘉文譯，1989，頁 178），也發展出「去中心論」（de-centralization）、「操弄差異」（a play of difference）、「無存在的存在」（absence of a presence）等書寫及閱讀理論（Lentricchia, 1980, pp. 171-177）。

約在 1966 年，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國自動語言處理諮詢委員會（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 ALPAC）爲因應美國政府提出機器翻譯譯文品質評估之需求，發表了一篇令人震驚的報告，文中批評俄英機器翻譯之譯本荒謬怪誕、無法理解，並宣稱全自動高品質機器翻譯（fully, automatic high-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的理想是無法實現的（Slocum, 1988, p. 2）。此報告導致美國軍方終止所有有關機器翻譯（MT）系統研發的補助計畫，迫使 MT 研究只能轉入民間企業，進入工商領域，因而開啓了 70 年代後期 MT 產品上市及行銷的契機。

在人類歷史中，解構主義的語言革命及 MT 的翻譯革命，扮演著顛覆傳統的角色。解構主義企圖推翻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盧梭、黑格爾等一脈相承的西方真理和形而上理論，而 MT 系統則努力爲人類找尋另類的翻譯模式，試圖取代人工譯者，並提昇翻譯產業的效率與產能。此兩項革命分別從語言及翻譯的傳統包袱解放而出，尋求差異及多元的價值，除了帶給近代文學理論及翻譯工業巨大的衝擊與變革外，也賦予意義多元論及自然語言處理的新思維及新意涵。

MT 系統有別於傳統之單一翻譯生產模式——由人工譯者獨自掌控 A 語言轉換成 B 或 C 語言的全部進程，MT 系統之操作方式約有三種：一、

前 MT 編輯 + MT；二、人工譯者 + MT；三、MT + 後編輯。採取第一種方式時，編輯者可將原文改寫成控制性語言或人工語言¹，使其句構簡單、詞彙意義單一化，並避免語意及語法模糊不清，如此 MT 系統較易處理，而產出之譯文品質也較理想。第二種方式乃是人機合作之互動模式，於翻譯過程中，針對某字詞之翻譯，MT 系統會自動列出多重選項供 MT 使用 / 消費者參考，使用 / 消費自行決定選項，而後 MT 系統者再依循選項進行翻譯²。第三種方式乃是由 MT 系統自動處理文本，人工編輯者再針對譯文進行不同程度之編修³；故 MT 使用 / 消費者可根據原文之難易度、長短及使用目的，來決定 MT 系統之操作方式。

另一方面，不同於傳統翻譯僅作為出版之目的，MT 譯文之消費更具有多種之用途：一、全文大意掃描；二、即時溝通；三、部分訊息擷取；四、出版。專業人士、學生及學者可藉由網頁之 MT 譯文，快速掃描以瞭解全文大意，並取得核心訊息；而年輕朋友更可透過 outlook express 內嵌的 MT 系統，即時處理書信翻譯，與外國筆友互通訊息；雖然 MT 之書信譯文警扭不順，但也不失為一跨語言溝通之便利解決途徑。而有些使用 / 消費者則可利用 MT 處理全文翻譯後，再針對所需之段落，細心編修，放入個人之論文寫作；若是為出版目的，則全譯文需作大幅編修，以求譯文上下風格一致，脈落清晰，且文字通順流暢。由於 MT 譯文之使用目的不同，因而消費模式也隨之改變，而消費者類型更是不分男女、國界、年齡及社會階級，使得機器翻譯產業無形中成為大眾文化之一部分。

本文試圖將 MT 議題置放於解構主義的書寫及閱讀理論框架中，來討論其生產及消費現象，固然有許多論文已從解構主義觀點來探討人工翻譯之議題，如〈德里達解構主義理論中的建構思想對翻譯研究的意義〉(The Bea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dea in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Theory on Translation Studies) (董務剛，2006) 及〈語言與翻譯：德里達解構主義之辯〉(Language and Translation—Analysis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崔玲，2005)。然而在臺灣尚未有作者以解構主義來談論生產及消

費現象，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畢竟是屬於兩種截然不同之生產模式。本文欲透過下列幾個思考向度，來勾勒出機器翻譯的各種解構面相。

- 一、正如解構主義消解作者至高無上之主體性，機器翻譯也反映出機器譯者權威性泯滅之現象。
- 二、正如解構主義提出意義或所指詞（signified）之延異（différance）現象，機器翻譯之消費也隨著不同之編修過程，而呈現出內容延異及形式之質變。
- 三、正如解構主義質疑作品之獨立完整性，而以開放性「書寫」（writing）取代時，機器翻譯所生產之譯文透過借用已庫存譯文及其他使用者補充譯文之過程，突顯其翻譯之「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及開放結束（open-ending）之現象。
- 四、正如解構主義挑戰西方真理及共產主義之獨斷權威，機器翻譯則擁護個人決定及自主參與權（practice in interpretation），而不是擁抱專家的評論。
- 五、正如解構主義打破二元對立說，致使一切陷入不穩定之狀況，機器翻譯之生產／消費同樣也衍生了角色錯置、新舊／自然／人工語言混亂及譯文版權歸屬之問題。

無論是作者或譯者權威之消解，均在挑戰文本的源頭，因為代表語言的真理（truth）或翻譯對等（translation equivalence）是不切實際的、值得懷疑的；故文本閱讀者或機器譯本使用／消費者，需藉其詮釋及其閱讀經驗，尋回文本及譯文中字裡行間所隱含的意義，而一切解讀的意義只是暫時性的；隨著時空改變，會不斷產生移位及衝突。換言之，MT 使用／消費者可依照譯文之不同使用目的，採用不同的編輯方式，以尋回或增添 MT 譯文表面所匱乏的訊息或意義，故討論 MT 系統所生產譯文之完整性或精確性是無多大意義的。

貳、機器翻譯方法、類型及功能

雖然本文之主旨乃在探討機器翻譯之解構面相，但由於部分讀者並不熟悉 MT 系統，故於本章節先行介紹 MT 譯文之生產方法、MT 系統類型及其功能。

一、生產方法

機器翻譯 (MT) 係計算語言學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的一項分支領域，可定義為「藉由電腦運算法則，將輸入的原始語言 (source language) 翻譯成所需的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張景新、陳淑娟, n.d., p. 1) 或是以人工編輯協助機器翻譯之方式。依據夏特沃斯及寇伊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p. 99) 之定義，機器翻譯乃是「由電腦完成一部分或全部翻譯之模式」(“translation which is performed wholly or partly by computer”)。

早期 MT 系統採用規則法 (rule-based approach)，此方法乃是於電腦系統中輸入詞彙相關的詞型、詞義、詞構、語法、語音等訊息 (可依不同字典分類) 及文法規則，再根據這些字彙及規則，將譯出語 (source language/SL) 文本剖析 (parse) 成中立、象徵形式之表徵 (intermediary & symbolic representation)，然後再轉換成譯入語 (target language/ TL) 的表述。此方法之 MT 必須經由分析 (analysis)、轉換 (transfer)、合成或生成 (generation) 三步驟以產生譯文。其結果往往是逐字翻譯 (word-for-word translation)，譯句讀起來生硬饒舌；此外，由於未顧及上下文之意涵而逕行直譯 (context-less translation)，某些譯句更是荒腔走板，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音量鍵在通話中增加或減低聽筒音量」，MT 系統將此譯成英文句 The tone measures the key to increase to add or reduce in a words low hear the tube tone quantity (正確譯文是：Volume keys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earpiece volume during a call)。事實上，規則法 MT 較適用於

技術文件之翻譯，因其專業詞彙多，字詞變化小且句型簡單固定，故 MT 譯文品質之正確率較高。相對的，此方法就不適用於文學作品之翻譯，因為小說或詩歌常偏用比喻及象徵手法，句型也較複雜多變，這些語言要素將致使 MT 系統無法做妥善之處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若是 MT 字典的某一種專業詞彙數量夠多、原文文本之句構變化也小，採用此方法，則其 MT 譯文之正確率可達 80% 以上。例如氣象報告，目前加拿大國家氣象局每日發布的氣象預告，即是採用字典 / 規則法的 Taum Météo 系統處理；因為自 1976 年使用至今，已累積龐大的字彙量，故其英法語對之譯文正確率高達 95% 以上 (Shih, 2006, p. 419)。

另一種 MT 方法是例句 / 統計法 (example/ statistics-based)，此方法乃是先於 MT 系統內建置雙語資料庫 (bilingual text corpora)，而後再使用統計方法，找出機率最高的句子作為翻譯例句。更詳細地說，此乃是「通過一系列異常繁雜的演算法，計算後得出一個翻譯模型，然後通過對翻譯模型的解碼實現翻譯過程。通俗點說，就是對一種語言進行數學統計，哪兩個詞在一起使用的次數多，哪兩個句子的搭配可能性大，按照概率計算，最終統計出一個語言模型」(雷赫，2008)。簡言之，統計法之基本原理是通過搜索大量的雙語網頁內容，將其作為資料庫，然後由電腦自動選取最常見的詞與詞的對應。目前線上 Google MT 即是採用此方法，並於 2005 年在美國國家標準與科技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所舉辦的機器翻譯比賽中，擊敗了學界包括英國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及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等與 IBM 的軟體，獲得最高分 (Kanellos, 2005)。「Google 的機器翻譯雖不完美，但卻足以領先對手甚多。以滿分 1 分來計算，Google 的阿拉伯文翻譯得分 0.5137，中文則得分 0.3531。排名第二的是南加大資訊科學學院，得分前者為 0.4657，中文則為 0.3073。IBM 排名第三，前者 0.4646，中文則為 0.2571」(Kanellos, 2005)。

根據 Kanellos (2005) 的看法，Google 勝出的優勢可能是來自於

該公司網羅了龐大的資料來源。透過本身的搜尋業務，Google 蒐集了上億的翻譯網頁。Google MT 提供大眾免費線上即時翻譯，可將中文句子：「如果電腦電源開啓，請您在安裝前先關閉電腦電源。」譯成英文 “If power is turned on the computer, you shut down your computer before installing.”；此譯句即明顯比上述採用規則直譯法的譯句，如 “If computer power source opening, asks you to close the computer power source first before the installment.”（由線上 Systran 所譯）及 “If the computer power supply opens, please close computer power supply before gearing and first.”（由線上 TransWhiz 所譯）通順多了。

規則法 MT 系統之最大缺點乃是電腦語言無法完全描述實際語言中無限豐富的規則，而統計法 MT 系統之最大缺點乃是資料不足。事實上，任何高性能之電腦皆無法統計出所有短語之使用情況，此乃是由於語言本身之活潑創造性，故無論語料庫有多大，均無法包含所有可能之詞語組合（雷赫，2008）。換言之，以語料庫建構之語言模型，永遠有資料不足之問題。

二、MT 產品類型及功能

目前 MT 產品類型約可分為下列三種：（一）市售 MT 軟體：包括個人電腦版、教育版及企業版，如：譯橋、譯典通及譯經等⁴；（二）線上免費工具；（三）企業、機構內部自行研發之 MT 系統。近年來，線上 MT 系統逐漸取代個人版的 MT 系統，其優勢乃是可直接在網路上免費使用，故眾人趨之若鶩；但有些線上 MT 系統僅能試用一個月，且翻譯文本也不能太長。目前網路上較常見之免費機器翻譯系統包括：Systran、TransWhiz 及 Google MT 等⁵。另一種類型的 MT 系統是企業、機構內部自行研發之專利品，通常不會行銷到市場，例如臺灣新竹科學園區的致遠科技公司（Behavior Design Cooperation）已成功地自行研發出臺灣第一部雙語自動機器翻譯系統，取名為 Behavior Tran⁶。近年來，為因應全世

界日益猖狂的恐怖主義，美國情報單位業已編列巨額預算，用以補助機器翻譯之研發計畫。美國空軍總部陸續動用 100 萬美金，作為資訊科技投資，重點即是用來開發阿拉伯語及中東國家地方語言的翻譯系統（本文作者之翻譯）（Wikipedia 2007）。

各種類型之 MT 系統，其功能大同小異，大致上可分為：文件翻譯功能及語言學習功能。前者包括：全句、全文、網頁及書信之自動翻譯；後者則包括：字典查詢、例句查詢、相關背景資訊查詢及真人發音⁷。

參、機器翻譯之生產 / 消費及解構主義之書寫 / 閱讀理論

關於機器翻譯之譯文生產過程及其使用者挪用、改編譯文之消費現象，作者在書寫及閱讀理論中找到為其背書的相似論點，並描述其類比特色如下：

一、從「作者主體性之消解」至「譯者權威性之泯滅」

當結構主義所標榜重視之權威主體性 (subjectivity) 受到解構主義者質疑後，作者透過作品所代表之不朽性也受到挑戰。解構主義者認為「作者之寫作無非是一種製造痕跡之活動，創作者之發展具有多樣可能性」（歐崇敬，1998，頁 146）。在戴里達著作《傳播》(Dissemination) 之導言 (Introduction) 中，約翰遜 (Barbara Johnson) 談到「書寫是試圖用以克服距離之次要活動；寫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寫在紙上，使之離開自己，變為甚至在寫作者死後也能被間隔遙遠的人讀到的東西」（楊恆達、劉北成譯，1998，頁 129）。職是之故，作者之主體性已消解，不再具有至高無上之權威性；作者僅可視為語言表述之仲介者。

解構主義之重要代表人物戴里達將其解構主義思想引入翻譯理論，

其否定原文文本終極意義之存在；此外，傅科（Foucault, 1987）於其散文〈誰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中，辯稱文學作品不是作者個人之經驗，而是集體的文化產物（“...works of literature are collective cultural products and do not arise from singular, individual beings”），此乃是消解原作者至高無上、唯我獨尊之權威性。不同之人工譯者因其所偏好之詞彙及文體不同，多多少少會呈現不同之風格；然而，機器翻譯之生產者／譯者，完全不具任何主體性及思想理念，僅從一堆語料中找尋類比機率高之語言模式，再提供譯文，故無論翻譯何種文本，均無風格可言。如此機器譯文之生產方式，可謂宣告機器譯者權威性及主體性之泯滅。

換言之，MT 系統於生產譯文後，代表譯者身分立即消解，真正的主角及重心乃是 MT 譯文的使用／消費者。此使用／消費者可被視為新譯者，他們可解構、切割、引用或重構機器譯文之部分或全部內容；換言之，MT 系統就如同短命的母親，於生下嬰兒後，立即死亡。故 MT 系統之譯者身分完全不具有權威性及主體性，此乃與解構主義中否定作者為文意主宰者之概念不謀而合。

二、延異及質變

解構主義之父——戴里達（Derrida），曾表示文本之意義絕非單一及確定的；「他認為文本意義應包含認同（它是什麼）與差異（它不是什麼）」（Appignanesi & Garratt, 1995; 黃訓慶譯，1996，頁 82），此意謂著閱讀者透過不同角度去詮釋文本，與文本產生交流對話後，會使文本產生許多不同之意義，戴里達對此文本意義變化的過程賦予了一個新名詞——「延異」（différance），亦即結合相異（difference）和延遲（deferral）。「延異」一方面代表「區別」（distinction）、「不等」（inequality）或「分辨」（discernibility）；另一方面意味著「停格及時空干擾，使得目前否定的事物延後出現；並將目前不可能的意義轉換成可能的意義」（“The interval of a spacing of temporalizing that put off until ‘later’ what is presently denied,

the possible that is presently impossible.”) (引自 Lentricchia, 1980, p. 170; Derrida, 1973, p. 129)。正因為如此，每次的閱讀經驗就是處於不斷變遷的意義網絡中，而每一個文字符號也永遠代表無休止延異的存在 (“The sign would thus be a deferred presence”) (引自 Lentricchia, 1980, p. 170; Derrida, 1973, p. 129)。

既然文本的符碼或能指詞 (signifier) 所對應的所指詞 (signified) 是變動不定的，那任何的能指詞代表的意義就不是完整，而是可隨時補充添加的。以此為前提，MT 譯本的消費過程，也正是不斷追蹤、尋找及補充譯本所呈現出的不完整意義。當 MT 初稿產生後，使用 / 消費者可將其贅詞、重複字句或不需之段落刪除，使得文本內容壓縮；但也可加入背景資訊、增加字詞，使得文本之深層意義浮現，並將文本內涵訊息鬆綁釋出。如此放大或縮小文本形式的消費行為，致使 MT 譯本之意義不斷移位、不斷遷徙。例如：A 使用 / 消費者僅採取片段內容放入其報告，故僅有片段改編，而 B 使用 / 消費者在名詞及子句旁多加註解，便於個人參考；然而，C 使用 / 消費者因出版目的，故謹慎編輯全文，並加以潤飾。此 A、B、C 三人使用 / 消費 TransWhiz MT 過程，致使譯文產生意義延異及形式變化。請參酌下列例句，畫線部分表示譯文編輯處。

原文：Please follow diet, take medication as directed, provide plenty of liquid intake.

These will prevent from inadequate examination due to poor bowel preparation.

MT 譯文：請注意飲食，服藥指示，可以提供大量的液體攝入量。

這將防止從不足考試不善腸道準備。

A 版譯文：請依指示飲食及服藥，並可提供大量的液體攝入量。這

將防止從健檢中腸道準備不佳之不良結果。

B 版譯文：請依指示飲食及服藥，並可補充大量的液體。這將防止

腸道準備不佳（註：腸道未清除乾淨）所導致檢查（註：

內視鏡健康檢查) 結果有誤。

C 版譯文：健康檢查前，請依照院方指示飲食及服藥，並補充大量液體。腸道乾淨時，診斷結果才會準確。

經過 A、B、C 三位使用 / 消費者依其個案語言習慣、偏好及不同目的改編後，MT 譯文將產生意義延異及形式改變，結果是：MT 譯文 = A 版或 B 版或 C 版等，此乃反映出解構主義的意義延異現象。

三、從「互文本性」至「譯文交互性」

巴特於 1970 年發表一書 S/Z，主張以「書寫文本」(the writerly text) 來代替傳統之「閱讀文本」(the readerly text)。書寫文本之定義乃是：「書寫文本代表非特定小說之小說、非特定詩篇之詩篇、非特定論文之散文、非特定風格之寫作、非特定產品之生產、非特定結構之築構」(“The writerly is the novelistic without the novel, poetry without the poem, the essay without the dissertation, writing without style, production without product, structuration without structure”) (引自 Lentricchia, 1980, p. 142; Barthes, 1974, p. 5)。此外，巴特又指出：「書寫文本反映出其他文本、規範之片段訊息及聲音，其觀點若是暫時消失，也會不斷地推擠回來；因為書寫本身神秘地向外開放」(“...a perspective (of fragments, of voices form other texts, other codes), whose vanishing point is nonetheless ceaselessly pushed back, mysteriously opened...”) (引自 Lentricchia, 1980, p. 143; Barthes, 1974, p. 12)。此巴特之解構主義觀點在於說明寫作不是作者個人的獨特經驗和理念之表達，而是用以傳輸歷史、社會及文化交互運作的集體經驗，故讀者的閱讀物不是獨立完整之作品，而是一種「開放書寫」(open writing)，同時也是一種「文本」(textuality) 或「互文本」(inter-textuality) (Lentricchia, 1980; Barthes, 1974)。

書寫文本之「互文本性」也正是 MT 生產及消費過程所彰顯的「譯文交互性」(translational inter-textuality)。MT 譯文不代表獨立完整

之譯作，也非個人獨特之雙語符碼互換（codes switching between two languages）之結果，其內容僅是其他譯本全部或部分的複製成果（full or partial duplication）。如前所述，當 Google MT 生產 MT 譯文時，會從背後龐大的語料庫中找出參數類比最高的句子來作為翻譯例句；而語料庫內容乃是集結了眾人翻譯過之文本，故每篇 MT 譯文可視為翻譯倉儲之原料出口，也是連繫目前譯文與其他譯文的媒合平臺。例如：此次 MT 譯文先擷取別人的譯句，經過編修後，再收入 Google MT 之語料庫，而後就變成了下次 MT 系統翻譯時所參考的語料；而使用者也可上傳自己的譯文供作參考。MT 譯文與其他譯文透過如此不斷地相互支援、交換及遞補訊息後，乃就構成了 MT 生產及消費過程中所彰顯的「譯文交互性」。

綜而言之，作者 / 機器譯者之主體及權威消解帶來讀者 / 編輯者之復活，作者 / 機器譯者不復是文本意義或譯文生產之主角。相反地，讀者 / 編輯者 / 機器譯文使用及消費者才是文本意義及譯文價值之開創者，而且不同讀者 / 編輯者於詮釋文本及編輯 MT 譯文時，透過其不同的背景、經驗及理念，將促使文本意義不斷延異以及譯本形式不斷改變（no stable source entity to be interpreted and translated）。此外，解構主義以開啓性的「書寫文本」（the writerly text）來代替完整性的「作品」（works），並說明書寫與其他文本之交疊互補的「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而 MT（以 Google MT 為例）也透過借用、償還及補充其他譯文之關係，來凸顯其翻譯之「互文本性」。

上述種種機器譯文之生產與消費現象，反映出去中心論、解除單一譯本之壟斷，並強調譯本之間互補交叉關係，此乃象徵解構主義之多元開放精神。然而此翻譯產業之革新與創舉，並非光鮮亮麗，其背後也帶來一些隱憂與衝擊，正如任何新科技產品問世，必有其優缺點，以下針對線上 MT 系統之生產與消費現象，本人提出正、負面解構觀之評論。

肆、MT 正面「解構觀」： 自主參與、差異追求、開放多元

線上 MT 系統開放給大眾使用，不分國籍、性別、階級及年齡，此乃反映出解構主義所重視的多元差異性，並使我們注意到翻譯操作之外緣要素，如使用 / 消費者、翻譯目的。下面將就 MT 的「自主參與」、「差異追求」及「開放多元」等議題，來探討其充滿活力的正面解構現象。

一、自主參與及差異追求

解構主義學者，如：戴里達 (Derrida)、傅科 (Foucault)、史坦利·費西 (Stanley Fish)、哈洛德·布魯 (Harold Bloom) 等，皆倡導及支持文本意義之延異 (play of difference)；他們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學，反駁「中心」乃是內在及不說自明的聲音 (“identifies the centre as inner, self-present voice”) (Lentricchia, 1980, p. 171)。解構主義學者提出「去中心論」，乃是一種顛覆權威、推翻真理 (代表中心) 的手段。戴里達宣稱「延異」一詞，「代表文本不能強制、統馭意義之產生，並也不具任何權威」 (“It commands nothing, rules over nothing, and nowhere does it exercise any authority”) (Lentricchia, 1980, p. 171)，意即將文本意義的決定權和操弄權下放給不同的閱讀者；此種將主權回歸給文本使用 / 消費者之情景，也同樣在 MT 領域裡上演。

MT 使用 / 消費者可以自行選擇文本，再送入 MT 系統自動產生譯文；也可以依其使用目的不同，選擇前 MT 編輯、人機合作或後 MT 編輯法，在在展現出其使用自主權。然而於傳統出版業裡，翻譯文本之主權往往掌握在出版社或雜誌社手裡，這些單位即代表權力中心；他們往往為順應社會風潮，或配合國家政策，或是替宗教宣揚教義，或是替政治人物造勢，而優先選擇某特定書籍或刊物，作為翻譯出版之用途。彌爾

頓 (Milton, 2001) 曾於其文章〈為大眾市場翻譯古典小說：以巴西 Clube do Livro 為例〉(“Translating Classic Fiction for Mass Markets: The Brazilian Clube do Livro”) 中提及：「二次大戰後，美國逐漸統馭全世界經濟，再加上巴西人深受西方影片影響，因而開始喜歡美國偵探小說，故於 1965 年後，巴西出版公司 Clube do Livro 開始出版美國偵探小說之翻譯」(p. 44)⁸。可見出版業對於翻譯書籍之選擇往往是順應社會潮流或國家政策所作之決定。消費者至書局面對一系列譯品時，只能有「買與不買」、「讀與不讀」、「接受與不接受」的選擇權，而不能有「想譯或不想譯」、「該譯或不該譯」的決定權了。

此外，MT 譯文品質之好壞，乃是由使用 / 消費者自行評斷，無人能干預或介入。任何 MT 譯文使用 / 消費者同時也是譯文評論者，任何人可依其所需及使用目的，自行評估 MT 之優缺點，因為每個人所關切及考量之方向不同，自然對於同一 MT 系統之翻譯功能及結果，會有不同之評價，此差異評論可以不受到媒體及專家權威聲音之牽制，充分顯現出 MT 之自主性。MT 使用 / 消費者的評論充其量只不過是個人經驗之表述 (“expression” or “manifestation” of an individual as a subject participating in MT use)，「而非像傅科及新歷史主義學者所批判的某一時空下權力機制所創造出的話語」(“discursive formation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 configurations of power at a given time and place”) (Abrams, 1993, p. 262)。換言之，MT 使用 / 消費者不需替出版社作嫁，也不必為其譯本銷售業績擔憂，故自可依個人之看法發表評論。

至此，我們得知 MT 之使用權、選擇權及譯文評論權，乃是屬於每位使用 / 消費者的，任其享有絕對之自主權；當 MT 使用 / 消費者發現 MT 譯文不適用時，即可拒絕使用。但傳統消費者至書局購買世界名著之譯作時，往往發現這些昂貴的書籍被塑膠套封住，無法先行打開翻閱，待買回去拆封閱讀後，發現譯文晦澀難懂，也只能自認倒楣。此種賣方 / 強制 vs. 買方 / 忍受的生產與消費關係，正是解構主義急欲顛覆突破的。而

MT 譯文使用 / 消費者則可倖免於此，可以盡情去享受解構主義所追求的自主性、去中心論及差異化之選擇及評論。

二、多元開放及消費量變

由於線上免費 MT 系統 24 小時開放供大眾使用，故消費者只需打開電腦網路，按下滑鼠，即可在數秒內取得翻譯文件，如此快速、便利、開放的翻譯模式，已給現代社會帶來「大量文字生產」及「大量文字消費」的新型文化產業。其特色是翻譯文件、種類、目的及消費者類型日益多元化，而且翻譯文字之消費數量日益增多。此 MT 多元、開放的翻譯生產及消費行為，正可反映出解構主義所追求的反馬克思共產主義之解放精神。

戴里達曾表示恩格斯 (Engels) 所主張的正、反、合辯證法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 會摧殘人類的差異性，使得社會更加封閉 (closed)，並受到權勢的壓迫 (Boyne, 1990, pp. 127-128)。基本上，「戴里達排斥共產社會之理想性，認為共產社會是單調無力的」(“Derrida rejects the communist ideal of a future society without power & without difference”) (Boyne, 1990, pp. 127-128)。另一方面，無論是戴里達或傅科，皆警告我們：「本質」或「來源」的神話，只是社會機制所運作的基本策略，其目的乃是為了消滅差異化所帶給社會的威脅或美麗願景 (prospect) (Boyne, 1990, p. 127-128)。MT 生產及消費模式所彰顯的多元開放關係，正是威脅統一中心論之剋星，並消彌了大寫人工翻譯 (Translation by human) 之典範精英主義 (canonized elitism)，而彰顯小寫機器翻譯 (translations by machine/computer) 之非典範平民主義 (un-canonized civilism)，卻符合解構主義所追求之多元、差異、開放精神。

MT 消費之數量變化，可從數據報告中找到驗證。Yang 及 Lange (2003) 於其合著文章 “Going live on the Internet” 中提及，Altavista 公司早在 1997 年就與 Systran 軟體公司合作，推出全世界第一部線上免費 MT 系統，取名為 babelfish (無英中翻譯)。該公司於 1998 年 6 月 22 日及

1999年11月11日分別進行使用率之抽樣調查，其結果發現：於短短一年內，上線使用人數即增加一倍多，從370,990人次提升至740,218人次（p. 203）。此外，更令人訝異的是，1998年使用babelfish翻譯個人文件占60%，翻譯網頁人數占40%；但於1999年，翻譯個人文件擴增至80%，而翻譯網頁人數則下降，僅占20%。此變動率顯示企業機構使用MT翻譯網頁的人數減少，而個人對於MT之興趣及信心提高，故使用MT處理私人文件的人數與日俱增（Yang & Lange, 2003）。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輸入babelfish的文件字數也逐漸增多。根據統計，1998年最長文本字數是212字，但1999年最長文本字數則達266字（Yang & Lange, 2003）。

此外，富爾佛德（Fulford, 2002）於其調查英國自由譯者之報告中指出：「目前英國從事MT後編輯者占53%，其中27%自由譯者需每日固定處理MT後編輯」（“...over half (53%) of the translators in his samples had undertaken post-MT editing work for the clients who gave them the documents translated using MT systems” and 27% of those translators “undertook such editing work on a frequent and regular basis”）（p. 119），由此可見MT使用人數日益增加。而近年來，Google公司在亞洲地區網路上，又提供免費的即時英中翻譯服務，由於譯文品質差強人意，但參考價值高，故使用Google MT的客源日益擴大，此乃是線上MT系統在資訊社會中所創造的另類利基及利多。

伍、MT 負面解構觀：

語言混亂、角色錯置及責任歸屬

當MT譯文創造出反中心/自然語言之人工/次語言，並逐漸形成大家所熟稔的另類語言時，往往會使大眾對於語言本質產生混淆；若是再陷入物化的科技盲目信仰中，則會使大眾走入解構主義的角色錯置及

非理性思考；此負面解構現象實值得注意。

一、語言混亂

解構主義學者認為文本意義均不是如其表面所呈現的意義（The text is not what it seems to be）。依保羅·狄曼（Paul de Man, 1983）所言，任何語言必定是「隱喻式的」，亦即任何語言在字面上呈現本義的看法往往是錯誤的；而且文本的一切意義及資訊均是「模稜兩可」和「飄忽不定」的（Eagleton, 1983；鍾嘉文譯，1989，頁 182）。職是之故，我們陷入半隱半現的意義網絡中，將無法分辨孰是孰非，孰對孰錯，此種解構主義所帶來的虛無主義，往往為人詬病。然而，今日 MT 生產及消費模式也可能誤導大家，陷入語言之虛無主義，使我們對翻譯語言的核心價值和真正本質產生混淆，此即是 MT 負面之解構現象。

目前除了 Google MT 外，SDL International、Systran 及 TransWhiz 等線上 MT 系統仍採用直譯法，其譯文不似自然語言順暢，有些譯句讀起來非常呆板及機械化。但更令人擔憂的是，從解構主義之延異本質來看，沒有語言能描述真正的本義及真理，任何語言僅是一種語言符碼而已，故機器譯文所使用之語言也僅是一種表述而已。此外，MT 系統生產譯文過程中又衍生出另類新興語言，就如我們戲謔年輕族群使用火星文一樣，令人困惑。仔細追究原因可發現：在機器翻譯生產譯文過程中，為提昇其譯文品質，歐美國家一些民間及政府機構無不提倡簡易英文活動，如美國小型企業管理處（the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所倡導之簡易語言課程（Plain Language Program）；而一些公司或機構如法國航太工業協會（The French Aerospace Industries Association）、Caterpillar Inc.、德國 BMW 汽車、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瑞典 Scania 卡車公司等，也自行研發控制性語言系統，作為 MT 前置作業之管控系統。此控制性語言如前所述，乃是一種具有單一意義詞彙（single-meaning words）及簡單句構（simple sentence structure）之非自然語言，此種次語言使用漸久後，

慢慢會成爲人類之另類新興語言。同時在 MT 生產譯文的另一端，因爲後 MT 譯文編修之影響，造就了另一種充滿「翻譯腔」(translationese) 或「機器味」(machine/computer flavor) 之新興語言，如「勿加裝任何附件在安全帶上」(原文是：Do not put any accessories on seat belts)，此句子不似純漢語順暢，如「請勿在安全帶上添加任何附件」。然而，MT 生產譯文快速，只需稍作編輯，即可閱讀，故愈來愈多人接受此種半人工、半機器 (half man-made, half machine/computer-produced) 之混合語言。於此之際，我們身處多種語言類型之中，面對代表不同語言符號之媒介物，又如何去分辨出何種語言才是標準、典型語言呢？何種語言卻是通俗、非正式、非自然的語言呢？

於解構世界中，如果核心及典範語言 (the representative, normative language) 已不存在，那我們又如何去評斷 MT 譯文及後 MT 編輯譯文之好壞？我們又如何能區別自然語言及機器翻譯語言之等級？我們又如何界定自然語言及人工翻譯語言之原生 (primary, source) 及再現 (representation) 關係？若是人類所有語言都已扁平化、無高低階級之分別，則語言的核心價值也模糊了，我們也就只能默默接受任何語言類型，我們再也不能批評 MT 譯文是「瘋狂翻譯」的縮寫 (Mad Translation)；我們可能將傳統認爲怪異的語言反而視爲正常；也可能將現代人認爲標準的語言視爲怪異。怪異變成正常，而正常變成怪異，兩者之間，我們對語言的認同，恐怕只有混亂與迷惘。

MT 譯文的反美學機械語言，就像年輕人所創造的網路語言，已失去標準語言之權威；或是像透過攝影及科技所複製的藝術品，已失去原創藝術之光輪，機械式地複製再複製，必使原本代表傳統及原創性之物，造成消磁及瓦解效果⁹。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當翻譯語言受到 MT 影響而成爲一種扁平化語言，而無法分辨其優缺點，也無法評論其標準或不標準時，則勞倫斯·韋努蒂 (Venuti, 1995) 所談論的歸化 (domestication) 或異化 (foreignization) 之翻譯技巧和彼特·紐馬克 (Newmark, 1988)

所區別的語意翻譯 (semantic translation) 及溝通翻譯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似乎都將變成無意義及不重要了。

如此下去，我們將走入一種失去秩序及層次的語言世界。這到底是人類文明進化的結果或是語言退化之演變？答案恐怕是無解的。

二、角色錯置

正如同解構主義從「中心」、「源頭」逃離後，一切陷入迷亂之中，而 MT 系統之使用／消費者在其心理的天秤上，面對「電腦 vs. 人腦」、「MT vs. 人工譯者」及「科學 vs. 自然」等情境挑戰時，也會在物化的科技狂熱中，失去重心。如此一來，將致使 MT/ 科學 / 電腦及人工譯者 / 自然 / 人腦之二元對立模式，產生上下移位及前後顛倒之錯置現象。此現象正如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所言，在「物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現代流行文化工業將帶給大眾「泯除自我意識」的一種「拜物教式的催眠效果」(路況，1992，頁 173)。

很多人領略到 Google MT 的神奇翻譯力量 (其處理中譯英的品質比臺灣本土自行研發的 TransWhiz 良好)，故以為一切翻譯交付給 Google MT 即可放心。然而，這些人忽略了啟動翻譯的關鍵乃是 Google 公司所建置的龐大雙語資料庫；若是語料庫資料不足，則譯文品質將大打折扣。MT 系統就有如一位巧婦，但巧婦仍難為無米之炊，一旦缺乏米糧，也就會斷炊了。反觀之，人腦即使缺乏知識庫存，仍可以憑藉其想像、推理能力來處理一些困難的翻譯問題；相形之下，電腦 / 人工智慧似乎仍比不上人腦 / 自然智慧，更何況電腦也是人腦發明的。

採用規則法的舊型 MT 系統，會將 The box in the pen 及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分別譯成：「在鋼筆中的盒子」及「時間蒼蠅喜歡箭」。上該譯文均不符合常理，其意義很難令人理解。此譯文之錯誤乃是因為 MT 系統不具有「望文生義」的能力，無法就上下文內容來解讀某字詞的正確意涵。例如：盒子尺寸比鋼筆大，不可能置於筆內，故句中“pen”的正確

所指詞是“play pen”，代表四周有圍欄的嬰兒床，不是一般的文具。此外，MT 也不能依照常理決定翻譯單位之大小¹⁰，例如：“Time flies”不能看待成一個翻譯單位，因為生物界中並無「時間蒼蠅」。上述 2 句之正確譯文應是：「嬰兒床中有一個盒子」及「光陰似箭」。

若有人擔憂 MT 技術突飛猛進，終有一天會取代人工譯者，則是未認清 MT 及人工譯者扮演不同角色間之差異性¹¹。其實，MT 系統研發至今約有 60 年，充其量也只能處理資訊類之文件而不適用於俚語、方言及個人創作風格的表述類及召喚類文本；此外，MT 譯文往往需要經過人工編修，才能作為正式之用途¹²。至於詩詞的翻譯，碰上 MT 時，恐怕只是一場災難；在詩歌及某些文學作品之翻譯領域中，MT 是缺席的，人工譯者的角色是無法取代的。

三、責任歸屬

在解構主義的文本閱讀世界裡，讀者可以盡情享受解構文字，是不受規範約束的巴特式《文學的快樂》(Barthes, 1975)。但移至 MT 場域中，任意複製或引用 MT 譯文，是否會觸犯翻譯相關之道德及法律責任而涉及訴訟，則令人擔憂，也可算是一種 MT 負面之解構現象。

2005 年，美國作者同業公會 (The Authors Guild) 指控 Google 公司侵犯眾多作家之著作版權，而 Google 公司則辯稱他們已與四間大學的圖書館 (史丹佛、哈佛、牛津及密西根大學) 及紐約公立圖書館簽訂合約，同意將其館藏書籍轉換成電子版，置於網路上供民眾搜尋使用 (Authorsguild, 2007)。姑且不論這場官司結果如何，若是 Google 公司將這些網路資料連結成龐大語料庫，作為 MT 使用，而其譯文又再經 MT 使用 / 消費者引用或編修，那最後譯文版權該歸屬於何人？如果文獻或資料源頭已不復清晰可見，並已遭切割、複製再複製，則原著作是否已失去其版權？解構主義漠視文本創作源頭的去中心論，恐怕在著作版權的責任歸屬議題上，會帶來一些紛爭與麻煩。

許多 MT 系統逐字去翻譯企業、機構及公司產品之名稱，若 MT 使用 / 消費者不經查證修改，並不斷複製使用，一旦公司譯名錯誤，造成他人誤解，將間接影響企業之信譽及業務，那譯名錯誤的責任又該歸咎於何人？例如臺灣企銀自己所使用的英文名稱是 Taiwan Business Bank，而不是直譯成的 Taiwan Enterprise Bank，而萬泰公司自行使用之英文譯名是 Wonderful Company，而不是 MT 直譯的 Wong Tai Company；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每家公司各有其偏好或慣用名稱，若以 MT 系統直譯，產生錯誤之譯名，而 MT 消費者又直接引用於其他文章上，若經發現並控告文章作者，作者往往會辯稱係 MT 譯文誤導，而 MT 公司也可宣稱，MT 系統本就無法保證譯文 100% 的精確，MT 消費者本就該負有編輯責任。雙方如此遊走在法令的灰色地帶，結果是：在網路世界裡，MT 處處輕鬆譯，卻是處處譯文錯，而大家則是處處引用，也是處處錯誤，並且處處不負責任，這恐怕是科技公司在打造自動翻譯理想國時，所始料未及的夢魘。而查斯德曼 (Chesterman, 1997) 於探討翻譯倫理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時，也並未處理到翻譯版權所牽涉的道德問題¹³。

陸、結語及反思

在現今資訊科技時代裡，線上 MT 系統日以繼夜，不停的生產譯文及複製訊息；MT 譯文已不再是一言堂的文本，也不再代表絕對的真理。MT 譯文的使用 / 消費者不斷修改譯文形式，也已造成內容延異及質變；而多元消費目的及開放評論、個人自主參與等元素，也促使 MT 形塑出一開放、多元的流行文化產業。另一方面，非標準化之多版 MT 譯文所造成的語言價值混亂以及大眾科技迷思所造成的角色錯置，再加上翻譯版權責任歸屬的爭議，使得 MT 產業不得不背上語言無政府主義的原罪。

事實上，解構主義不等同翻譯理論研究，解構主義評論家學者更不是翻譯學者，而 MT 研究也非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解構主義之影響；可是我

們卻在解構主義領域中找到許多有趣的觀念與視角，可以用來詮釋 MT 生產及消費的種種現象。此時，若有人提問：MT 究竟是近代翻譯史上的福音 (boon) 抑或詛咒 (doom)？恐怕在解構主義的場域裡，答案是不斷衍生、不確定的。換言之，擺盪在浮動開放的解構空間裡，一切 MT 議題雖然或許能找到暫時迴避及暫時休止的「分號」(;)，但同時卻也留下更多延異及令人質疑的「問號」(?)。

註釋

1. 哈金斯 (Hutchins, 1995) 建議，控制語言應避免下列的現象，例如：同音異義字 (homonyms)、同形異義字 (homographs) 與複雜句型。Arnold 將控制語言定義為一種特別簡易的語言版本 “a specially simplified version of a language” (Arnold, Balkan, Lee Humphreys, Meijer & Sadler, 1994, p. 211)。基本上，控制語言乃是自然語言的分支語言，其文本是依據一些原則設計，而其目的乃是提升文章之可讀性及清晰性。這些原則包括：使用指定詞 (如：this/the/that/a/an)、以單一動詞代替動詞片語、避免使用連接詞、代名詞、分詞結構及俚語，也避免使用一詞多義之名詞。此外，在句構上，應避免使用被動式、超過 3 字以上之名詞、關係子句及超過 25 字以上之句子。
2. 使用人機合作法，亦即交互法 (interactive approach)，機器會自動提供幾個選項，供人工譯者挑選。此方法依循下列四個步驟 (Carbonell & Tomita, 1987, p. 76)。
 - (1) 使用者將電子檔文本貼到翻譯系統介面。
 - (2) 機器翻譯系統以使用者自己的語言提出問題，要求機器解決語意不清之句子或字詞問題。例如：在 “He penned a letter to the newspaper.” 句中，“pen” 意指①寫字的工具或是②圍欄或是③寫字呢？

又例如：“I saw a man and a woman with a telescope.”，下列譯文何者正確？

 - ①用望遠鏡「看到」一個男人和女人。
 - ②男生跟女人都有望遠鏡。
 - ③男人沒有望遠鏡，可是女人有。
 - (3) 使用者可從①②③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答案。
 - (4) 接下來機器翻譯系統會產生不需後編輯之目標語文。

但根據眾多使用者的反應，交互法並不是很有效率 (Carbonell & Tomita, 1987, p. 76)。其中一個原因乃是目前已設計的交互方法在執行上有些困難。若是為釐清模糊詞意與語法，而設計一套高品質交互作用系統，需花費昂貴。另一個缺點就是 MT 使用者為了挑選一個合適字詞，常需瀏覽一長串選項，因此太耗費時間。此外，並不是所有的使用者均有耐心回答所有問題，並等待機器系統緩慢之回應。這種冗長的工作可能會消耗譯者的體力，及降低他們原有的翻譯能力。基於此因，許多譯者均放棄交互方法，採用較具效率的後 MT 編輯方法。

3. 使用 MT 系統翻譯時，因使用目的不同，相對要求的譯文品質也不同。例如：大意翻譯 (gist translation) 僅作擷取相關資訊用途，故不需做後 MT 編輯；但全文翻譯作為大眾資訊用途時，則要求精確的後機器翻譯編輯。若是跨國企業內部間一些訊息之傳達，則可稍作編輯即可。
4. 1977 年，Systran 系統開始引入歐洲市場，提供英法語對翻譯，隔年又添加英義及義法語對翻譯，成了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處理組織內部日常文件翻譯之好幫手。90 年代末期開始，MT 相關產品陸續在臺灣上市，包括：翻譯小精靈 III (Zinxlate III)、黑色譯神 2000 (Wonderful Translator 2000)、譯典通 (Dr. Eye 2001)、譯橋 2001 (TransBridge 2001) 及譯經 (TransWhiz) 等。其中 Dr. Eye 價格便宜，功能又多，故創下一年內銷售 200,000 套之業績，平均 100 名臺灣人即有一人擁有 Dr. Eye (Shih, 2002, p. 51)；但其譯文品質未臻理想。目前，由臺灣本土自行研發之譯經軟體，其處理英譯中之結果，相對其他 MT 產品而言，更適合國人使用。
5. 有關線上免費機器翻譯系統，可針對其使用限制、字典選擇、語對種類、中譯英例句、英譯中例句及使用方法比較如下：

表 1 線上免費機器翻譯系統之比較

	Systran	TransWhiz	Google MT
使用限制	無	每次限制 500 字	無
字典選擇	不提供	提供字典選擇及字典查詢	不提供
語對種類	14 種譯出語、12 種譯入語、英中可互譯	英譯中、中譯英、日譯中、中譯日	英譯中、法、日、德、西班牙等 11 種語言及其他
即時全文翻譯	僅能將原文譯成目標語	僅能將原文譯成目標語	輸入母語能搜尋他人翻譯結果供閱讀
專業字典設定	無	有	無
專業詞彙查詢	無	有	無
方法	字典 / 規則法	字典 / 規則法	例句 / 統計法
網址	http://www.systran.co.uk/	http://www.mytrans.com.tw/	http://www.google.com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自 Systran、TransWhiz 及 Google MT 之網站資料。

6. 此翻譯系統之電腦介面可同時開啟 4 個視窗，分別為原文句、譯句、前次相似譯句及專業詞彙翻譯；此乃為方便譯者參考相關之例句及詞彙，再作進一步之編輯 (Shih, 2002, pp. 51-53)。但此 MT 系統僅限於致遠公司內部或其特約之翻譯人員使用。
7. 有些 MT 系統如 TransWhiz，可讓使用者依其個人需求編修字典；例如將翻譯後的新字詞加入 MT 字典，以備將來使用。大致上，MT 系統均能提供字典選擇功能，因而使用 MT 前，可依文本之主題 (如：軟體產品之合約) 選擇所需的字典種類 (法律和

資訊兩種字典)，如此，則 MT 譯文品質將更臻理想。

8. 1964 年政變後，Clube do Livro 出版古典小說翻譯時，即要求譯者善用「剪刀」工具，刪除任何風格突異的雙關語、文字遊戲、方言及髒話，並避免批評巴西政府當時所採取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此外，為了迎合右派政府，譯者需刪除書中之共產主義言論，即便譯本的封面也避免使用代表左派思想的紅色 (Milton, 2001, pp. 48-51)。
9.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於 1936 年發表論文《機械複製時代中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中論道：原創性作品具有不可複製之權威性及自主性，這些特性賦予他們「光輪」(aura) 的魔力；然而翻拍複製的藝術原作，印製於廣泛流通的書籍、海報、明信片、甚至郵票時，使得藝術原作性本身造成瓦解效果 (Appignanesi & Garratt, 1995; 黃訓慶譯，1996，頁 20)。
10. 翻譯單位 (translation unit) 意指譯出語 (SL) 在譯入語 (TL) 重新建構的語言層級 (“the linguistic level at which SL is recodified in TL”)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p. 192)。直譯法 (literal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使用單字為翻譯單位，而意譯法或編譯法 (free or adaptive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則採用句子或詞組為翻譯單位。例如：原文有 3 個句子：(1) Motorola strives to make all our products accessi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2) Some features may not b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3) You may find that this phone has some features that are impractical for people who are blind or visually impaired. 當我們將其譯成 (1) 摩托羅拉努力讓我們所有的產品可接近至和人一樣多的如可能的。(2) 一些特徵可能不是可接近的對每個人。(3) 你可能發現這一具電話有對盲目的人不實用的一些特徵或被視覺上損害，此翻譯乃是以單字 (words) 為翻譯單位。若我們將此 3 句譯成 (1) 摩托羅拉致力讓所有人均可使用其商品。(2) 某些產品功能不適用於每個人。(3) 您將發現盲人與視障者無法辨識手機的部分功能，此翻譯乃是以句子 (sentences) 為翻譯單位。若是我們加入連接詞，將此 3 句合併成：摩托羅拉致力讓所有人均可使用其商品，但某些產品功能並非每個人都適用，例如盲人與視障者則無法辨識手機部分功能，則此翻譯乃是以群組 (groups) 為翻譯單位 (Shih, 2007)。
11. MT 時代裡，我們應重新界定譯者之角色，將其區分成二大類型：創作型及專業型譯者；此兩類型譯者各有不同職責及能力。前者處理文學翻譯，後者則負責 MT 譯文之前端及後端編輯；換言之，前者為個人化、小眾化之文化產業服務，而後者乃是為大眾化之文化產業服務。此外，前者需要深厚人文素養及文學背景；後者則需要專業學科之常識及運用翻譯軟體之技巧，如 MT 產品操作、MT 字典之編輯或將編輯後之譯文存入翻譯記憶庫等。簡言之，前者泰半是純譯者身分 (pure translator)，而後者可能是「譯者+編輯者+科技人員」(translator+editor+technician) 之三合一 (three in one) 角色。
12. 文本分類很困難，因為文本具有多重功能，而且某一文本之組成要素與其他文本之要素會重疊。然而，為了方便研究與區分，我們可參考 Reiss (1976) 所提出之分類法，將一般文本分成 3 種類型，包括：傳達訊息的資訊文類 (informative texts)、以創新方法傳達思想的表述文類 (expressive texts) 及勸誘、說服讀者的行動文類 (operative texts) (引自 Hatim, 2001, p. 77)。
13. 查斯德曼 (Andrew Chesterman) 探討翻譯倫理時，提出五個議題，包括：文本

再現 (presen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or of the author)、客戶服務 (service)、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規範 (norm-base) 及認真負責 (commitment); 但沒提及翻譯版權所牽涉的道德問題 (引自 Pym, 2001, p. 130)。

感謝詞

本人非常感謝匿名之外審教授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以澄清本文一些混淆概念；尤其是審查委員建議本人修改一些計算語言學所使用之詞彙，以提高本文之專業性，並改善全文之結構及論述，於此致上萬分之謝意。

參考文獻

- 崔玲 (2005)。語言與翻譯：德里達解構主義之辯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Analysis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甘肅聯合大學學報，4，9-13。
- 黃訓慶 (譯) (1996)。R. Appignanesi & C. Garratt 著。後現代主義。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張景新、陳淑娟 (n.d.)。機器翻譯的最新發展趨勢。2008 年 1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bdc.com.tw/doc/about_doc_01.pdf。
- 路況 (1992)。後 / 現代及其不滿。臺北：唐山出版社。
- 楊恆達、劉北成 (譯) (1998)。J. Derrida 著。立場。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董務剛 (2006)。德里達解構主義理論中的建構思想對翻譯研究的意義 (The Bea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dea in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Theory on Translation Studies)。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60-65。
- 雷赫 (2008)。翻譯的「經驗」與「理性」。中國計算機用戶，791。2008 年 1 月 15 日，取自 http://media.ccidnet.com/art/2653/20080115/1343015_1.html。
- 歐崇敬 (1998)。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鍾嘉文 (譯) (1989)。T. Eagleton 著。當代文學理論。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
- Abrams, M. H. (1993).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6th ed.).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 Appignanesi, R., & Garratt, C. (1995). *Postmodernism for beginners*. Cambridge: Icon Books Ltd.
- Arnold, D., Balkan, L., Lee Humphreys, R., Meijer, S., & Sadler, L. (1994). *Machine translation – An introductory guide*. Oxford: National Computer Centre Blackwell Ltd.

- Authorsguild, Org (2007). *Authors Guild sues Google, citing massiv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trieved July 3, 2007, from http://www.authorsguild.org/news/sues_google_citing.htm
- Barthes, R. (1975).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R. Mill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3).
- Barthes, R. (1974). *S/Z* (R. Howard,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0).
- Boyne, R. (1990).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London & Sydney: Unwin Hyman Ltd.
- Carbonell, J. G., & Tomita, M. (1987). Knowledg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CMU approaches. In S. Nirenburg (Ed.), *Machine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 68-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sterman, A.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De Man, P. (1983). *Blindness and insight*. London: Methuen.
- Derrida, J. (1973). *Speech and phenomenon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D. B. Allison, Tran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3).
-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rrida, J. (1983). *Dissemination* (B. Johnson, Trans. and Intr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2).
- Eagleton, T. (198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oucault, M. (1987). What is an author? In V. Lambropoulos & D. N. Miller (Ed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pp. 124-14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 Fulford, H. (2002). Freelance translator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erceptions, uptake,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need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EAMT workshop, teaching machine translation* (pp. 117-122). Manchester, England: Centre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UMIST.
- Hatim, B. (2001).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Hutchins, W. J. (1995). Machine translation: A brief history. In E. F. Koerner & R. E. Asher (Eds.),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 From the sumerians to the cognitivists* (pp. 431-445). Oxford: Pergamon Press.
- Kanellos, M. (2005). *Google is the most accurate in the MT test*. Retrieved Jan. 13, 2008, from <http://www.zdnet.com>

- Lentricchia, F. (1980).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ton, J. (2001). Translating classic fiction for mass markets: The Brazilian Clube do Livro. *The Translator*, 7 (1), 43-69.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Prentice Hall ELT.
- Pym, A. (2001).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or*, 7(2), 129-138.
- Reiss, K. (1976). *Texttyp und Übersetzungsmethode*. Kronberg: Scriptor.
- Shih, C. (2002).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MT/MAHT pedagogy*.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Shih, C. (2006). *Helpful assistance to translators: MT & TM*. Taipei: Bookman Books Ltd.
- Shih, C. (2007). Mapping out students' translation process: An MT-specific comparative study. *Studi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10, 163-190.
- Shuttleworth, M., & Cowie, M.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 Slocum, J. (1988). A surve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ts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S. Jonathan (Ed.),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pp. 1-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Wikipedia (2007). *Machine translation*. Retrieved July 3, 2007,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chine_translation
- Yang, J., & Lange, E. C. (2003). Going live on the Internet. In H. Sommers (Ed.), *Computer and translation. A translator's guide* (pp. 191-21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